

【Legatus 505】間章一：回音

Interim 1: An Echo

原作：[Fulgur Ovid](#)

直播：[2022/03/05](#)

翻譯：[Kusuna](#)

校對：[Honeyrose](#)、[skylar](#)、[文伽Fumika](#)

編譯：[GraySun](#)

「你為什麼殺了那個刻印體(Imprint)？」當我在筆記本上不斷胡亂塗寫時，一道低沉、誠懇的嗓音向我拋來疑問。

「殺？我只是毀了它的硬碟……」我心不在焉地回應，目光專注在當前的作業中。在這狹小房間的接下來幾分鐘裡，只能聽見電腦風扇的嗡嗡低鳴和筆尖掠過紙上的沙沙聲響。

「但它沒有做錯什麼。你不能就和它談談並安撫它嗎？溫柔地將它關機？」

我輕笑一聲，將筆夾在書裡並闔上。

「它是個刻印體，肯尼斯(Canis)。把它關機和破壞它的硬碟有什麼差別？不管用哪種方式它都已經解脫了，不再困於歪七扭八的身體裡受盡折磨。」

肯尼斯教授漠然地與我對視。他修短的棕色髮線與兩鬢和鬍子完美相連在一起。金色的雙眸在一縷糾纏的棕色鬍髮後若隱若現，眼神如遙遠的星辰般溫和燃燒。他的薄唇幾乎隱沒在蓬亂的鬍子裡，隱隱暗示著他的情緒，但我不大能夠辨別。

不是愠怒，亦非失望。

「你希望我怎麼做？把它關機，再帶去市外某個農場？我以為你沒那麼天真。」

他並未回應我的譏嘲，僅僅是注視我許久，久到我將視線移回我的筆記本上。

¹ 在當天的直播中間章一和索引被存放在名為「01000110」的壓縮檔，並且兩個文件檔都被上鎖，由觀眾[破解ARG](#)協助他找出密碼。Fulgur聲稱密碼不是他設的。密碼出處是[出道直播](#)結尾時的摩斯密碼。

「你就是那樣對待每個刻印體的？」話音流轉，一陣寒意沁入骨髓將我凍住。

「……總比讓它們繼續受苦來得好，你不覺得嗎。它們是別人的財產——」

「它們不是財產！」他震怒的尾音迴盪在整個房間裡。我轉向他，只見他平日裡嘲弄的笑容如今被齜牙咧嘴的神色取代。

「假設我把它關了，再帶來這裡，那又能怎樣？它會被當作證物留存下來，直到下次末日來臨把我們全部抹消。你可以浪漫點說它只是休眠，但萬一它其實是陷入了意識的煉獄呢？你要判一個人類的心靈永遠困在這裡受罪？」

他倚著牆，表情隨之舒緩，指尖有一下沒一下地敲出節奏。聽起來很熟悉。令人安心。我從未過問那是什麼。

「事情未必會如此。」

「就是會。你講的話執政官才聽得進去，電腦程式的事情去找他們抱怨吧。」

他的手伸向懸掛在書桌上方一株紅色植物的花瓣，卻在最後一秒停下。指尖懸在空中距離植物只有幾吋之處，他能感受到空氣裡瀰漫的緊張。如果我的指節仍是肉身，想必已緊繃得泛白，我的冷灰色眼睛壓得如弓弦一般細長。他的手不疾不徐地垂下，一觸即發的氣息隨之消散。我緩緩呼出一口氣，將注意移回筆記本上。

「這是你的新據點？比上次的還小。」他的視線掠過一架又一架設備，將它們一一納入視野，但未做任何明確評論。「你是怎麼弄到花的？」

「獵殺刻印體。」他的眼睛瞇起，但我毫不羞愧地繼續說下去。「很多有錢人都會遇到這種麻煩。它們是價值幾十億元的性玩具，還有很多由它們組成的維安部隊。做這行很賺。」

「鮮血換來的錢……」

「程式碼換來的錢，」我糾正他，「線圈和零件換來的錢。它們不是人類。你該比任何人都清楚這點。」

羞恥心。不像我，他還能切實地感受到這種情緒。軍團成員被精心訓練得拋棄了這種情緒，在輔助部隊(Auxilia)的心中更是早已根絕。同情心我倒是還有。我的目光又回到筆記本上。

「那男孩最後受到什麼樣的懲罰？」肯尼斯教授問。我沒看他，想也不想地咕噥著。

「未成年犯罪的常見處置。提前入伍。他現在應該更像個公民了。希望這有讓他學到些東西。」沉默再次充斥整個房間。電腦的風扇旋轉得更賣力了，製造出的噪音蓋過死寂，一定有什麼東西開始自動更新了。

「.....你成為司令官才兩年。」肯尼斯陳述著事實，卻帶著絕對是質疑的語氣。

「你想表達什麼？我做得比大多數人都好。我的任務完成率有百分之九十八。」

「那孩子還得過段時間才能成為公民。」

「.....」我轉向教授，嘆了口氣，將頭歪向一邊。「顯然你不記得受訓期間的狀況，或者你可能太老了，所以你當初的情形和我不一樣。如果我們能活過第一年，就會把彼此當成公民看待。之後就只差走完法律程序。」

他點頭，在思考的同時「嗯」了一聲。「你還是覺得那個懲罰對他來說不夠？」

「啊.....？」我回想司令部的情況，不理解他的意思。「我什麼時候說過他沒得到足夠的懲罰？」

「你幾乎把他摔進電梯井裡了，孩子。你提到一些自以為是的廢話，關於法官、陪審團和劊子手，還埋怨共和國處置刻印體相關犯罪的方法。」

「噢.....那純粹是個誤會。我想我做司令官會比當作家好。」我打了個呵欠，伸伸懶腰，從桌上拿起一大杯水灌下，才接著說。肯尼斯教授一聲不響地等著，對我戲劇化的表演不怎麼滿意。我用溫和一點的語氣再次開口。「那小鬼理當受罰。他和他朋友幹的事情很噁心。軍團會試著給他點教訓，甚至把他擊垮。真正的罪犯是那女孩。」

「.....那個刻印體？」

「真人的那個女孩。是她複製了自己的意識，把它散布到世界上。結果她的確實出了原始碼，讓它被駭客破解後忘記自己是個刻印體。」

「她的懲處是什麼？」教授按捺不住內心的期待，傾身向前問道。

「什麼也沒有。」

「什麼也沒有？」

「什麼也沒有。」我故意吊著他胃口好一會兒，肯尼斯上鉤了，從他的舒適圈踏了出來。

「告訴我就是了。碎片不齊全就不叫拼圖了，你這個小混蛋。」他輕笑了下，隨即試著克制自己。這實屬難得，我真正掌握了某些他不知曉的事物。更難得的是他還真的在意這件事。

「那女孩成長為女人，而女人化作了骸骨。她在十幾年前就已經死了。她退休之後在一棟之後住在一棟大宅邸裡安享餘生。是那種獨棟別墅。顯然她在人生前二十年累積了一大筆財富，靠著……擔任『模特兒』。這是筆好投資，讓她再也不必工作。」

教授的臉色一沉。我能輕易讀懂他的情緒。「你很失望嗎？希望某些事情能劃下句點？」

「人生中很少能有句點。我是對這裏頭的人物感到失望，而不是故事本身。」輕敲著牆面的聲音再度響起。

他想得太多了。

「她在臨終前把大多數遺產都捐給了慈善機構，幫助婦女脫離受虐的處境。」輕敲聲立刻停止了，然而電腦風扇又再次加速運轉，甚至比剛才更快。「這就是你要的最後一片拼圖，雖然唯一能解決整件事的人已經離世了。」

他保持緘默，目光游移著一邊回想整個故事。那不是因為他尚未拼湊出全貌，他的智慧遠超於此。他的思緒發散到其他目標上了。我重新埋首在書上塗寫。風扇運轉和筆尖摩擦紙面的聲音很舒服，令我感到放鬆。

當他再次開口時，嗓音比先前冷靜許多，那高大如山峰的男人察覺到自己更近似於山丘。

「你認為刻印體從根本上就是壞事？」

「沒有什麼從根本上就是壞的。」我立即反駁，頓了頓，小心翼翼地斟酌後續措辭。「這全憑你怎麼運用這項技術……還有憑你是否清楚如何區分刻印體和原始人物。」隨之而來的沉默壓得我們都喘不過氣，回神時我已脫口而出。「我曾聽過殉道者²這樣形容它們：被名為巨型都市的魔鬼囚困在靈薄獄³的幽魂。我敢說你也認為那是個愚蠢的比喻，對我來說它們更像回音。它們是原型人物的映射，和原型幾乎一樣，但不至於完全相同。它們會隨著時間推移而劣化，最終為了它們著想，最好強制關機。」

² Martyrist。但丁《神曲》的〈天堂篇〉描述，殉道者是其中一種得以上天堂享福的靈魂。

³ Limbo，地獄的第一層。出自但丁《神曲》的〈地獄篇〉。在這裡遊蕩的靈魂是未受洗者，他們無罪但是生在基督教建立之前，不知上帝而無法前往天堂。有些生前才能卓越，死後卻只能在地獄邊境徘徊。

「.....我該回家去陪菲莉(Felly)了。」我嗅到一絲哀傷。我戳到他的痛處了。說實話我並不是無意的。

「你確定不要來一杯嗎？我找到了你會喜歡的威士忌。是你說以前很便宜的陳年老酒。她又不是不會等——」

「晚安，孩子。」他轉身離開，我向他揮別，微微勾起嘴角。他一走，我的笑容也隨即撤下。在電腦裡高速運轉的風扇終於平靜下來，恢復正常頻率。

該說回故事了。